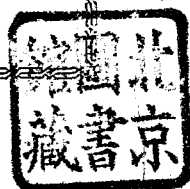


M6T  
K265.61  
47

張  
拓  
著

東北系與東北民衆

天津大公報承印



3 2285 9636 1

序 言

九一八事變之後，有多少東北民衆，因爲故鄉的沉淪而開始了流離失所無家可歸的陰森和悲慘的地獄生活？

誰都知道，此種東北民衆的陰森和悲慘的地獄生活之造成，無疑的是由於日本帝國主義者殘酷的剝削與壓迫，而中央政府的歧視，隔膜，不關心，也未嘗不是一個重大的原因。

因此，在這雙重的黑暗勢力壓榨之下的東北民衆，固應時時刻刻去作反日的鬥爭；而對現政府這樣的無視一切東北民衆的利益，也不能輕輕放過而不加以糾正和彈劾。所以我們當前惟一的

問題，便是如何組織起來，祇有組織起來，對外方能收復失地，對內方能改善政治。

我是東北的一個青年，飽嘗了今日東北民衆所飽嘗的陰森和悲慘的地獄生活；爲着我們的不幸命運的轉變，我是忘了個人的渺小和淺薄，於是大膽的向着有血性有魄力的東北志士，發出來『團結自救』的呼聲，而『東北系與東北民衆』這個小冊子，便是我的微弱的呼聲的結晶。

那是兩個月之前吧，我便起始寫這本小冊子，因爲夏日的溽暑，印刷的稽遲，所以到現在方能同讀者見面。就在這兩個月中，中央接受了輿論的鞭策和東北黨部的請求，組織了救濟東北

難民委員會，並指定：臧啓芳，周守一，李錫恩等五人爲籌備委員；同時，安置東北四省在外流亡人員的辦法及資格審查表也已公佈。在表面上，這不能不說是流浪着的東北民衆的福音。

但是，我們的政府，果真有誠意救濟東北難民嗎？還是借用救濟東北難民的大題目，作其他的政治活動呢？如果真有誠意救濟東北難民，爲什麼對於東北當局所主持的東北難民救濟院，絲毫不加援助？即使要由政府自己主辦，爲什麼不多指定會辦救濟東北難民事業者爲籌備委員，以資駕輕就熟？這裏邊是不是含有什麼政治作用？至於安置東北流亡人員，更是一種欺騙的手段，我們不問其對於資格的審查是否嚴苛，即使資格審查合格之後，

中央便真能任用我們這流浪者嗎？馬占山，蘇炳文的部下，幾經轉戰流血，功在史冊，試問中央有沒有什麼安置的辦法？遑論其他！

那麼，中央爲什麼還要像煞有介事的去做作呢？這自然是對於東北民衆的欺騙和麻醉了！

所以無論環境如何的壓抑和束縛，無論中央如何的欺騙和麻醉，我們仍不能不馬上組織起來，因爲祇有組織起來，才能找到東北民衆真正的出路。

1933.8.10作者。

日本帝國主義者計劃着這次進攻中國，決不是僅僅的以佔領滿蒙爲滿足，已經由日本帝國主義的砲彈所落的地點而証實。因此，在這半殖民地，國際帝國主義統制經濟下經濟一般破產的中國，到處都顯示着悲慘淒涼的駭兆。可是，最直接的受到這種武力的壓迫和摧毀的却祇有我們東北民衆。

因爲我們不甘於作日人的奴隸，因爲我們不甘於作僞國的順民，於是我們

才堅決的舉起反抗之旗。由於我們繼續不斷的和敵人作戰：有些人犧牲了寶貴的生命或財產，也有些人不得不離別故鄉而開始流離失所無家可歸的生活。我們雖然這樣的走上『頻於死滅』的處境，但決不能因此搖動了我們的愛國熱誠。我們參加任何形式的救國運動，祇要看見東北義勇軍之不斷的掙扎與奮鬥，就能意識到東北民衆是如何的在不斷掙扎與奮鬥。馬占山，蘇炳文，李杜，王德林等在東北的長期轉戰苦鬥，這固是世界上任何人都知道的事實；最近東北軍之熱河流血瀟東作戰，又何嘗不是鐵一樣的事實？東北民衆忍耐着一切苦痛，總希望東北問題能有解決的一天，總希望東北失地能有恢復的一天，我們的感情永遠熱烈而沸騰，我們願意用這最苦最高的代價，換得民族的自由與獨立。

我們這樣的愛着我們的國家，我們這樣耐心的努力於救國運動，難道還不能博得國人的同情嗎？



然而我們政府所給與東北民衆的，却祇有隔膜，歧視和壓迫，這在我們流離者是有如何的忿慨之感呵！

不過我們雖然感到了這樣的忿慨，但復土的希望，並不會在我們心中泯滅，那知道，最近由於塘沽協定的簽字，連我們收復失地的幻想，都根本的被擊碎了。政府方面，雖一再的聲明，此次協定，祇限於軍事範圍，不關政治，但吾人試一檢閱協定全文：

一 中國軍即撤退至延慶，昌平，高麗營，順義，通州，香河，寶坻，林亭鎮，寧河，蘆台所連之綫以西以南地區，不再前進，又不行一切挑戰擾亂之舉動。

二 日本軍爲確悉第一項實行之情形，可用飛機或其他方法施以視察，中國方面應行保護並與便利。

三 日本軍確認中國軍已撤至第一項協定之綫時，不超越該綫續行追擊，且自動輟歸還至長城之綫。

四 長城線以南第一項協定之線以北及以東地域內之治安維持，由中國警察機關任之。

五 本協定簽字後即生效力。

這不是明明劃第一項協定之線與長城線之間爲緩衝地帶了嗎？在協定的表  
面上，固不會帶有政治的色彩，但中國軍不但不能開往長城以外，即在長城以  
內亦須劃出偌大面積不准前進，請問政府將用何法以收復東北失地？這不是承  
認長城以外已非我之領土及變相承認僞組織之存在而何！現在我們不必再研究  
在正式協定之外，是否還有什麼附件，祇就這協定的本身來說，我們收復失地  
的希望便已根本的被擊破了；然而汪精衛六月五日在中央紀念週報告，猶沾沾

自喜曰：『華北停戰與失東三省情形不同，三省之陷，爲完全不抵抗，華北戰事則支持三月，其經過爲國人所共觀。吾人現僅能負抵抗失敗之責，惟不願諉卸，故毅然簽訂協定，凡此謀國之苦心，當爲賢者所共諒』，汪先生言外之意，便是說華北雖然失敗了，但是由於抵抗而失敗，總比張學良之不抵抗而失敗光榮得多。因爲抵抗了，所以便對得起國民，所以在某種情形之下簽訂協定，國民便應該諒解。同時，汪先生更進一步的表示：『抵抗之不能得到勝利，固自始而知之，知之而猶抵抗，亦惟視其力之所能至，以行其心之所安耳』；來反襯他的抵抗動機，藉以消除他對於抵抗失敗應負的責任。其實，骨子裏並不是這麼一回事：汪先生知道抵抗不能勝利而偏要抵抗者，完全是出發於個人主義；不然的話，則民衆不也同樣的要指摘汪先生爲『不抵抗主義者』了嗎？從這一點看，汪先生的確比張學良聰明（？）得多！

然而我們知道，善謀國者，決不會在其已經充分瞭解『抵抗不能得到勝利』，而依舊拚着整個民族國家的生命去作孤注一擲，以博得個人『心之所安』與『抵抗』的令譽。如今汪先生竟如此的斤斤於個人之是非榮辱，而忽視了整個民族國家之遠大前程，這種用心，真未免有些渺小和卑劣了。現在，汪先生總算是心已安而志已滿，但最不幸的却祇是東北民衆，不但要受政府的歧視和壓迫，連收復失地的幻想都根本的被擊碎了，還有什麼話說？

固然，在今日的中國，不僅武力的對比上遠不如日本，而且祇這僅有的一點遠不如日本的武力，還遭受了各種巨大的牽掣，完全沒有集中抗日的可能，於是熱河迅速的失陷了，而平津也演成被包圍的形勢，在這樣的一種惡劣環境之下：除了簽訂停戰協定，能有什麼更好的辦法？蘇俄忍辱簽訂布勒斯特果多佛斯克條約與德單獨媾和；而歐戰告終，德意志又在協約國壓迫之下，簽訂凡

爾塞和約，這不都是同樣的事實嗎？不過話得拉回來，停戰協定，在某種情形之下，國民固可諒解政府；但是此種停戰協定爲什麼不在錦州簽訂？爲什麼不在榆關簽訂？而一定要經過很大的生命財產土地的犧牲，才在平津被包圍的形勢之下簽訂塘沽協定？難道當局者應該這樣的斤斤於個人之是非榮辱，而置整個民族國家真實的利益於不顧嗎？

現在，我們不願意批評塘沽協定本身的是非利害，我們也不願意批評汪先生個人的賢與不肖；而祇是覺得汪先生的政策太聰明（？）了，明明知道抵抗不能得到勝利而偏要抵抗，甚至不惜犧牲了全民族的真實利益，而換得汪先生個人的抵抗美名（？）。

汪先生好名，我們也不反對；但由於汪先生好名的一念之差，而造成了今日的城下之盟——塘沽協定，以致根本的斷送了東北失地，使東北民衆沉淪在更大的浩劫中，則汪先生是萬死也不能辭其責呵！

我們相信，如果汪先生真能够稍稍看輕了個人的是非榮辱，而以整個民族國家爲前提，則他決不會祇視一時『力之所能至』和祇圖一時『心之所安』便貿然的加以抵抗。因爲汪先生自始便已知道抵抗是一定會失敗的，而且在失敗之後又非簽訂城下之盟不能結局，那麼，又何必貿然的去作這無味的犧牲呢！

不過汪先生終於是個聰明人，他決不在熱河尙未失守和榆關尙未被佔之前便簽訂停戰協定，他一定要經過一次『自始便已知道抵抗不能勝利』的抵抗，才訂城下之盟。因爲如果知道自己的力量不够便不抵抗，雖然對於民族國家也許比較的有點真實的利益；但個人却成了不抵抗主義的信徒了，而且易於爲國人變態的心理所唾棄所辱罵；如果經過抵抗，縱然因而流了國民更多的血，失了國家更多的地，甚而其結果更不免於停戰求和；但個人在國人的心目中總不能不算是一位英雄好漢。汪先生明白這個道理，無怪乎明明知道抵抗不能勝利

而偏要抵抗了。

東北失陷，我們雖已感到了日本帝國主義者更殘酷更深入的剝削，我們雖已感到了流落異鄉無家可歸的痛苦；但精神上依舊十二分的興奮，希望着將來失地的光復。如今塘沽協定的簽訂，不免根本的打碎了東北民衆復土的希望，使精神和物質的生活同歸於萬劫不復的命運；然而這果真是東北民衆應有的遭遇嗎？對於此次協定，即使我們應該諒解汪先生，難道汪先生能够因爲我們諒解就沒有責任了嗎？有人說：「汪先生這樣對東北民衆不關心不援助者，完全因爲張學良的緣故。張學良是汪先生的政敵，東北民衆是張學良的同鄉，攻擊張學良而連帶的攻擊東北民衆，是最合於邏輯的事」，不過攻擊政敵而連政敵所在地的民衆也包括在內，這也許祇有以民主政治相號召的汪先生才幹得出來吧！

現在我們有許多問題感到現政府非常的壓迫和歧視，而不得不請教於汪先生者：

第一，遼寧吉林黑龍江熱河四省，既不會公然割讓，則名義上自當依舊爲中國的領土；但是現在爲什麼竟將這四省的地方政府無形取消？爲什麼連一個辦事處都不能存在？難道是有意把這四省的領土除掉？還是覺得沉淪在水深火熱中的三千萬東北民衆無足輕重？如果是前者，則過去汪先生所召集的國難會議，以及最近將來的五全大會，爲什麼還要定出這四省的名額？如果是後者，則將何以自解於所謂民主政治？

本來，一個地方之所以要有地方政府，正和一個國家要有中央政府一樣，完全是一種政治作用。因爲政治是對人的支配，這種對人的支配，必然有支配者與被支配者，支配者要對被支配者實行支配，必須有國家權力及運用國家權



力的政府機關。另一方面，此種機關的存在，也是爲人民或人民的團體服務的，其所管得到的事務非常廣大，差不多包括人與人在社會上所發生的一切事務，就是所謂公共的事務。那麼，東四省地方政府的無形取消，不能不說是一種非常嚴重的錯誤。

固然，東四省現已陷落於暴日之手，事實上這四省的地方政府已沒有實行職權的可能；但東四省民衆流亡在國內者，已超越百萬之多，這一百多萬的東北流亡民衆，將由誰負責在政治上增進他們的地位在經濟上策謀他們的幸福呢？並且爲着國際的視聽，也不能把這四個地方政府隨便取銷，如果取銷了這四個地方政府，那不等於默認東四省已非我之所有了嗎？

其次，東北民衆，因不堪於日本帝國主義的茶毒踐踏，於是大批的移轉到關內來。據北寧路局山海關站負責者估計：自九一八事變後的一年內，東北民

衆携眷遷移關內者，約在七萬戶以上，人數約五十餘萬。此五十餘萬的東北民衆，大部分滯留在平津一帶，其少數則轉徙求食於山東河南山西察哈爾等處。我們知道，東北民衆之所以如此遷移轉徙者，無非基於一片愛國心之衝動，不肯仰息在暴日支配之下，故到這尙屬於中央政府統治下的地帶找生活儲實力，以作將來收復失地的準備。然而我們的中央政府，對於這流離者的東北民衆的不幸遭遇，總以爲是『自作自受』，決不肯加以同情和援助。同時，東北民衆在這種顛沛流離的環境中，如果家中富有者尙可維持其最低限度的生活，如果兩手空空的無產階級，則不免有凍餒之虞。於是許多人想出賣血汗來維持自己的生活；但凡可以出賣血汗的所在，似乎都懸着『東北人免進』的招牌，於是我們更加倍的失了生活之保障了！這種既不容於敵人，又不容於同胞的情況，是多麼殘酷的一種情況呵！請問以民主政治相號召的汪先生爲什麼竟如此的

無動於衷？

復次，東北的青年學生，流落在平津一帶的便不下兩萬多人。因為九一八事變的反映，遂激起東北農民義勇軍偏地的騷動，使農事停頓而農村經濟更陷於破產的絕境，於是在平津一帶的東北學生，乃大部分的斷絕了經濟的來源。而在北平，竟發現東北學生拉車及沿街乞討的事。於是使大量的青年陷入絕大的煩悶與失望中，他們極可寶貴的青春期因此蒙上了一層幽暗的黑影，他們的活力和創造性給重重的壓力抑制住了。這對國家是如何一筆鉅大的損失呵！所幸東北一部分人士，不忍看着一羣天真無辜的青年，因為經濟問題而走到不幸的消極與悲慘的命運中去，遂有簡易食堂的組織。其目的不過願為國家及東北保存此殘餘的元氣，以待將來收復失地之用耳。那知道，現政府既不同情於此等不幸的青年之遭遇，而又對於救濟此等不幸青年之東北人士加以排擠，務必

間接地置此等青年於死地而後已。這真不能不說是一樁奇怪的事。

我們知道，青年是國家將來的主人，今後國家的興衰，完全繫在他們的身上；而東北青年因爲親遭亡省喪家之痛，其對收復失地之情緒當至烈，而對國家的責任亦當至重。如中央政府而仍企圖東北收歸我有，則對於此等東北青年應該如何的愛護和獎掖，俾完成其所學，以爲國家異日之用。豈可如此漠然不關心耶！

再有，東北人供職於華北的公務人員，也和東北青年學生同樣的陷於苦境中。張學良下野後，中央便開始向東北人主持的各種機關開刀，北寧路局，平綏路局，北平市政府，都先後改派汪系人物主持，北平政委會也加以根本的改組。於是東北籍的公務人員，便紛紛的宣告失業了。據北平市府某重要職員云：袁良到任後，市府內部及所屬公安局社會局工務局和其他稅收機關，東北籍

貫之公務人員被撤者，大小約有二百餘名。此外北寧路局也有數十人失業，而平綏路局竟有一百一十七人停職，甚至在該局服務六七年者，祇因為是東北人，也有多人被開缺。這一部分公務人員，大概都是受有相當的教育，他們的思想和環境，決不允許他們回到僑國；但他們一個人失業，連帶一家人的生活都沒有了保障。如果我們按『八口之家』來計算，則因這幾個機關主持人物的更動，便有三千東北人立刻發生生活問題，這是不是汪先生想得到的事情？還是汪先生這樣預定的壓迫東北民衆的計畫？

總之，東北的難民，青年學生和公務人員，他們不僅呻吟于日本帝國主義者鐵蹄踐踏之下，還要受到我們政府的壓迫和唾棄，就是唯一的收復失地的希望，也被塘沽協定根本的擊碎了，這真不免使人有無限的感慨。

所以今日東北民衆的命運，簡直和到處流浪着的無國際的白俄沒有什麼兩

樣。然而白俄，都是帝俄時代的餘孽，和現在當政的布爾塞維克根本上不能兩立的，他們過着流浪的生活猶可說焉；我們東北民衆，無時無刻不在現中央政府之下努力于救國運動，我們爲什麼應該受政府這樣的歧視和壓迫呢？我們收復失地的希望，爲什麼應該被政府所斷送呢？

或者，政府以爲東北事件的責任問題，應放在東北人的身上，所謂『自己造出來的苦酒，應該由自己來喝乾』，因此，對於東北民衆便不援助不關心甚且加以歧視嗎？然而東北事件果真是由東北人所造成嗎？還是另有其造成的背景？現在爲了問題的解答，實有檢討一下的必要。

## 二

帝國主義爲資本主義發達之最後階段，這是某大革命家早已說過的名言。

資本主義發展到這個階段，其性質在經濟上由自由競爭而進爲獨占，由商品輸出而進爲資本輸出，由銀行資本與工業資本相結合而成財政資本。在政治上爲適應獨占之經濟組織及財政資本之出現而形成一種所謂少數財閥之獨裁政治，更爲適應資本主義經濟發達之需要，代表資本家的國家常表露一種侵略的獍狎面目而釀成國際戰爭。這是資本主義發達到最後階段的帝國主義時代所表現的一般特質。這些特質是根本包含在資本主義的本身組織裏，帝國主義是以資本主義爲基礎而發達成長的。資本主義是一種機械的大量生產制度，這種制度是以私有爲基礎，以營利爲目的。資本主義社會一切矛盾，便由此產生，資本家的利潤來源，據馬克斯所說是由剝削勞動者而來。如減低工資延長工時等。這樣資本家以勞動者爲犧牲品，取複生產之形態，輾轉剝削，利潤愈積愈厚，生產愈擴愈大。大量的商品生產在國內無法推銷時，只有求之海外市場。同時又

因生產之發達，必然的連帶使資本大量的集中起來，這種龐大的資本在國內無利可取或無地投放時，自以必然之勢到海外去尋投資之地。於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殖民政策於以確立。這個只要我們看看老大的英帝國主義殖民地遍全世界就會曉得的。然而世界偏不只一個英帝國主義，還有法帝國主義，德帝國主義及其他帝國主義，並且世界的土地是有限制的，尤其資本主義進到帝國主義的階段，世界的土地已經沒有一片是無領主的，所以說世界土地分割淨盡是帝國主義時代的一個特徵呢。這樣後進的帝國主義爲要獲得海外市場和投資地，就難免和先進帝國主義或其他帝國主義發生衝突。這是無法避免的，市場和投資地實是帝國主義生存上發達上不可缺的必要條件，沒有這兩個條件，帝國主義只有崩潰瓦解。這猶之車無兩輪不能活動也不能前進。所以帝國主義爲維持其本身生存，就至火併表演流血慘劇也是無所顧惜的，世界第一次大戰還不是這樣



關起來的？這是帝國主義戰爭的根本原因與唯一動力，只要資本主義存在一天，這個矛盾——帝國主義的戰爭就不能避免。

大戰後德奧帝國主義因戰敗而下台，代之而起的是美日兩大帝國主義。這兩大帝國主義，就像暴發戶似的，乘人之危在大戰中發了不少的財，使他們的資本主義得到了空前的發展與澎漲，尤其強盜的日帝國主義，乘着歐戰列強無暇東顧之際，大施其侵略中國之毒計陰謀，如二十一條之強迫簽訂，軍事鐵路借款之協定等等，在中國掠奪了無數的政治權利，假使歐戰再繼續四年，恐怕整個的中國早已在日帝國主義鐵蹄踐踏之下成了它的屬地。可是中國這一塊肥肉，向來是由國際帝國主義共同宰割支配的，這樣讓日本單獨侵占視同禁脔，他們當然難以坐視。但是正值歐戰方酣自顧不遑的當兒，却也只有叫苦連天莫可如何。尤其美帝國主義爲在中國銷納它的龐大商品與資本，素以「門戶開放

機會均等』的對華外交政策爲標榜，藉以打倒列強的獨占。現在日本這樣的橫行目無外人，美帝國主義自然是十二分的不高興，並且要震怒了。但是這時各國正忙於歐戰，單只一個美國，力量到底有點單薄。所以在二十一條簽字前後，美國雖有一紙抗議的聲明發表，却終究無濟於事。可是戰事一經停止形勢就不同了。他們除了處分戰敗國外，首先注意到的就是如何恢復遠東均勢局面與共同宰割中國這塊肥肉。爲了這個目的，由美帝國主義主倡的華盛頓會議就應運產生了。

在這個會議中英美兩帝國主義聯合壓迫日帝國主義退還青島及膠濟鐵路於中國，並且由簽約各國共同確認『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政策適用於中國。但是日帝國主義就會這樣屈服下去嗎？帝國主義的矛盾衝突就能因此而停止而消滅嗎？自然不會的。帝國主義的矛盾是包含在它本身的經濟組織裏，前面說過

，只要這個經濟組織存在一天，它的矛盾就一天不會消滅。日帝國主義在華盛頓會議的讓步，也不過是度德量力自審對美戰事沒有十分把握，只好屈辱一時以待機會。果然席捲全球的經濟恐慌如暴風雨似的襲來，由歐洲而美洲而亞洲使全世界捲入恐慌漩渦。這個恐慌的暴發，實是資本主義生產合理化政策的必然結果，這是戰後各國一致採取的政策，由這個政策的結果，生產力得到高度的發展。但在另一面則是失業加多工資減低工時延長，使一般勞苦大眾的購買力因之降低。於是生產與消費遂呈不均衡之狀態，而引起生產過剩，從而物價低落利潤減少，資本家就不得不停止生產或縮減生產，工人一批一批的趕出工廠，使失業隊伍愈形增大，這種恐慌形態，在農業上金融上也同樣的可以看到，所以這個恐慌的巨流，實是空前所未有，而恐慌的形勢，不惟絲毫沒有和緩，反而日趨嚴重深刻與擴大。更由這個經濟危機反映到政治上使國家財政發生

破綻，於是預算不平衡之聲，貫澈全球各國，加以失業大衆之騷擾，使政治上呈現絕大之危機，弄得資本家的統治階級們焦頭爛額一籌莫展，他們想借高率關稅的壁壘來克服這個危機，然而事實的證明，這個政策只有更加增進恐慌的嚴重性，因為關稅的鬥爭，就不啻宣告市場的縮小，使過剩的大量生產品更無銷售的出路。結果還不是更要引起物價狂跌工廠倒閉失業增加，使令經濟界的混亂恐慌愈形嚴重，而政治上的危機亦愈形擴大。所以很明顯的恐慌的出路，唯一的只有擴大市場，但在目前世界土地被人分割完了的時候，擴大市場的對象，自然是以名義上尙稱獨立的中國爲最善。

中國是素稱地大物博人口衆多的國家，無論在投資上商品銷售上以及原料生產上，它在帝國主義者的心目中，均具有絕大的價值，所以中國這塊地方實是帝國主義者最有希望最有利益的市場。正因爲如此，才使帝國主義者羣思染

指，中國近八十餘年的歷史就是一部帝國主義者爭奪這塊肥肉史，那末任何一個帝國主義要在中國開拓市場，就難免和其他帝國主義發生權力的衝突，更進而引起武力的權利爭奪戰，如日俄戰事即是一例。目前世界經濟恐慌已將帝國主義者驅至生死的歧路，除非帝國主義者自願死滅，否則爲維持本身生存，這種衝突終是無法避免的。尤其是日帝國主義它本身經濟基礎極形薄弱，如煤鐵石油等重要原料在日本都少得幾乎可說沒有，不但貿易上要依賴中國，就是原料的供給也要取自中國。所以有人說日帝國主義的長成，完全是由中國培養起來的，這可說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我們知道，日本在明治維新後才正式的是上了資本主義的正軌，而甲午戰爭，更給日本以發展的機會。因爲在這次戰爭後，日本得到中國賠款二億三千萬兩，遂以此鉅額之款，爲發展工商業的基礎，因此，日本的經濟不但由輕工

業進到重工業，而且由工業資本孕育了金融資本的胎兒。歐洲大戰後，更是日本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其對華貿易額竟能追過了英國，而居列強對華貿易之首位。中國之進口貿易，日貨輸入占總額百分之三十左右，中國貨運往日本的，亦占中國出口貿易總額百分之三十。而其對東三省貿易額，尤爲可驚。我們試舉一九三〇年來說，由日本輸入東三省的爲一億二千二百萬元，占日本對華輸出總額百分之三十一；輸出日本的爲一億六千三百萬元，占中國對日輸出總額之五十八。日本對滿蒙的輸出爲棉織物，絲織物，毛織物，麵粉及其他食品，機械，器具等；而東三省對日之輸出，則爲大豆，豆油，鐵和煤。祇要我們一檢討對日輸出品之種類，就看出其特殊的重要性了！日本帝國主義者充作農業肥料的豆粕，供給工業上需要的鐵和煤，以及重要食品的米麥，都由國外輸入內地，像這樣重要的原料及養料都必須由滿輸入，所謂滿蒙是日本帝國主

義的生命線，的確有些真實。

日本帝國主義者，爲要維持其工業的發展，鐵與煤是不可缺少的兩種原料，尤其是開始了大戰的現階段，尤其是帝國主義加強進攻蘇俄及鎮壓殖民地革命的現階段，對鐵與煤更感到迫切的需要。本來日本煤的埋藏量也有九十餘億噸，其數量不可謂不大，但是近年來的採掘費非常增高，已在證明日本煤產的困難。反之，東省煤礦埋藏量雖然不大，而爲日人獨佔的撫順煤礦，正足以救濟日本的這種困難。撫順煤礦的埋藏量約爲十億噸，幾佔東省全部埋藏量之半，而該煤坑尤以坑層之深厚及其『露天掘』著名，採掘容易，生產費低微，實日本產煤界之一大救星。茲將滿洲主要煤坑埋藏量，每年生產總額，及資本系統等列表於後：

主要產地

資本系統

埋藏量（千噸） 年產額（噸）

東北與系北東業

撫順	滿鐵	926,000	7,314,582
烟台	滿鐵	42,800	208,590
本溪湖	中國, 大倉	100,000	521,000
大肥	中國, 滿鐵	23,000	100,000
穆稜	吉林俄商, 七 開大衛士開	5,000	550,000
札齊諾爾	東支鐵, 七 開大衛士開	200,000	186,000
獨立岡	官商合辦	40,000	120,000
新邱	中國, 滿鐵	1,100,000	33,775
北票	北寧路局, 開灤礦局	20,000	452,000
共計		2,456,800	9,485,947

除去幾個不重要的礦山而外，其他各處煤礦都在日本資本支配之下。



依據一月二十七日報載，日本現向僞國要求，從新規定礦業開採權，整理官營礦山統制，滿鐵現在努力開掘新邱煤，以資供給滿洲需要。撫順煤決向日本國內及海外輸出。這種用意，大概是封閉多數中小煤坑，解雇掘煤的勞動者，即對於各礦山勞動者減低工資，增加工作時間，無疑的是在剝削和壓迫東北的勞苦民衆，俾能得到更大的利潤而已！

同時，日本鐵礦也極缺少，牠目下鐵的需要年額：鋼材在二百萬噸以上，換算銑鐵當在三百十萬噸以上。而日本內地的供給量，無論如何努力也不能超過一百五十萬噸，約缺二百萬噸，非求之於殖民地及外國不可。而滿洲的鐵埋藏量在七億噸以上，與日本內地及朝鮮合計的鐵埋藏量之一億二千二百萬噸比較，正五倍於日本的全部所有。

茲將滿洲主要鐵礦，資本系統，埋藏量，每年生產額，列表於後：

蒙民北東與系北東

主要產地	資本系統	礦質	埋藏量(千噸)	年生產額(噸)
鞍山	鞍山鐵礦振興公司	貧鐵(30—40%)	306,700	739,954
廟兒溝	本溪湖煤礦公司	貧鐵(40—60%)	1,120	
弓棚嶺	弓棚嶺鐵礦公司	富鐵(35—60%)	250,000	97,071
		富鐵(60—65%)	3,000	
		貧鐵(35—65%)	100,000	
		富鐵(65—90%)	1,120	148,646
雲頭山		30%以上	32,000	尙未賺錢
其他共計			678,830	985,671

這証明了鐵礦也完全受日本資本所支配，滿洲鐵礦在質上雖比較惡劣；但現在「還原焙燒法」發明後，新貧礦處理法發明後；又在一九三〇年二月鞍山製鐵所鋼材的存貨極多，同時又完成五百噸溶礦爐一基，若合原有的三百噸溶礦爐二基，每年可有四十萬噸的銑鐵生產力。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這次滿洲佔領後，馬上就具體的提出來建設二三十萬噸的鋼鐵生產力的昭和製鋼所案，這就

是日本工業發達的夢想。當此世界經濟恐慌日益加深的現在，日本資本家階級，因了減少生產費，不得不更加降低勞動者的工資和延長工作時間，徒使東北勞苦民衆更陷於貧困與惡化而已。

至於其他的礦產物。不過僅僅可數的金的礦床數百（重要的在松花江東部流域及鴨綠江上遊地方）埋藏量約四十五億圓。人所稱道的北滿砂金，礦量約五十四億噸；人所稱道的撫順炭田的油殼；以及在滿鐵所屬的大平山，大石橋，分水海城各驛東北一帶的世界無比的菱苦土礦等。油殼乃重油的原料，以瓦斯，原油，阿母尼亞造成。撫順油殼含油量有百分之十六，且埋藏量約三億重油，這都是滿鐵所獨佔的。可是現在滿州被日本獨佔後，正計劃着鋼鐵產業，並且資本家階級在爭着定約借款開採。

總之，日本帝國主義決心的，便是由滿洲澈底的掠奪所有的豐富礦產的資

源。

此外滿洲尚有廣大的森林資源，也和煤鐵一樣的十分豐富，其蓄種量，推定在百五十億石，三姓地方，大興安嶺，小興嶺等地方是佔最多數。其屬於日本資本採木公司如下表：

公司名	所在地	資本	資本系統
鴨江採木	安東	3,000	日本政府
鴨江採木	安東	1,000	鴨江採木
富寧公司	吉林	1,000	大倉三井
興林公司	吉林	5,000	大倉
豐林公司	長春	5,000	大倉
黃川公司	吉林	4,000	三井

華林公司	吉	林	2,000	大	倉		
中東海林	哈	爾	濱	3,000	東	拓	
中東製材	哈	爾	濱	5,000	東	拓	
扎	克	哈	爾	濱	6,000	滿	鐵

雖然有這樣豐富的資源地和這樣大量的資本；然而恐慌却又使其陷於停滯的狀態中，因而造成了木材過剩的現象。因為滿蒙木材運輸的不便，就必需要大量的生產費，所以日本帝國主義者為救濟採木公司的資本，正在計劃着輸送機關的完成。吉會鐵路的完成是有相當的利益的。

再，大豆在滿洲市場中也佔第一位，牠的生產力是被世界所稱讚着。一九二三年全滿洲的大豆的產額，不過三百七十萬噸，然而至一九三〇年其產額已達五百二十六萬九千二百七十噸，七年當中，大豆的產量已增加了三分之一，

其註畢密出錄。百公蒙蒙上表。

A. 一九三三年的大豆產額：

省 別	產 額
黑 龍 江	1,100,000 噸
吉 林	1,150,000 噸
奉 天	1,100,000 噸

B. 一九三〇年栽種大豆之面積與產額：

所 在 地	栽種面積(畝)	收穫額(基魯噸)
遼寧以南	350,750	438,440
北 寧 綏	64,030	67,940
開 原	282,620	392,100

東系與東北系

濟海綫	115,180	179,680
長六	369,990	480,990
四洮綫	143,640	142,920
青長綫	246,300	331,450
間島	75,870	112,900
東支南部綫	402,580	535,430
呼爾濱管區	10,700	13,550
中東東部綫	353,140	466,140
松花江下流	432,400	462,120
呼海綫	339,900	436,770
東支西部綫	860,430	109,990

北系其他	9,940
合計	4,060,530
	5,269,270

此種大豆生產額的提高，完全爲着適應市場，牠不僅在國內市場上佔重要的地位，即在國際市場上，亦佔對外輸出的大宗。大豆之外，東三省一般農產品，如高粱，穀子，玉蜀黍，小麥，稻等的產額，也是逐漸增加如下表：

農產品類別	年份	數量(畝)
高 粱	1925	31,000,000
	1927	35,000,000
	1929	36,000,000
穀 子	1925	24,000,000
	1927	25,000,000



衆民北東與系北東

玉蜀黍	1929	28,000,000
	1925	11,000,000
	1927	13,000,000
	1929	15,000,000
小麥	1925	6,000,000
	1928	1,066,000
水稻	1925	200,000
	1929	1,519,000
旱稻	1925	1,300,000
	1928	1,650,000
	1929	1,680,000

基於以上的數字，可以指示出滿洲農產品是如何的豐富。可是另一方面，日本帝國主義存在上第一個險象，就是原以農業立國而本國糧食問題却日益險惡。日本國民主要糧食的米麥，年來因為農業經濟的衰落，而其產量漸有減少的傾向。米麥的生產指數一九一九年是二〇〇，次年即減至八六。其後雖有減少增減，但仍未突破基數，即至一九二九年的指數，也只與歐戰前一九一四年的九一相等。同時，人口的繁殖指數却日益增大。因為日本帝國主義自明治維新以後，總以『富國強兵』為其歷代政府共同的基本政策，而此種政策惟一的基礎，又是建築在人口多量的繁殖上。所以日本政府不但不肯節制生育，反而禁止生育的節制，獎勵人口的複生產。日本人口的增加指數一九一九年為一〇〇，一九二二年為一一一，增加十分之一以上。即就現狀言，日本內地人口約有六千萬，其增加率每年自七十五萬至百萬。所以一九二六年的米進口量超越九

業民北東與系北東

百五十三萬日石，這在日本國家的存在上，是多麼嚴重的問題。相較之下，牠也祇好對滿洲加以染指和侵佔了！

滿洲不僅和日本的解決糧食問題及供給生產原料有密切的關係，同時也是銷納日本投資的市場。大凡企業實權之歸宿皆視資本之來源為轉移，日本以投資於滿洲各種企業上，則直接間接可以操縱各種產業的實權，是滿洲為日本投資市場的意象，何等濃厚，據一九二六年滿鐵調查，各國在滿洲的投資額及其分配如下：（單位千元）

	日本	俄國	美國	英國	法國	丹 瑞	芬 蘭
運 輸 業	448,186	317,663	16,500	——	14,276	——	——
農 林 礦 業	241,045	19,500	——	——	250	——	——
工 業	147,401	2,250	2,500	2,500	5,000	250	250

業民北東與系北東

商	業	117,152	19,500	10,870	10,700	50	607
金	融	204,338	7,900	7,000	8,500	—	—
其	他	322,027	15,200	2,720	4,700	1,500	350
總	計	1,510,754	365,015	39,590	26,400	21,080	1,007
分	率	73.2	2.35	1.9	1.3	1.0	0.1

即是十分之七以上是日本的投資，這些投資大抵都是担保確實，政治借款較少，企業借款居多，所以日本曾在中國內地投資一億九千萬元（佔日本對中國投資額四二%）所獲利潤却沒滿洲多。

日本資本家在運輸業下，除東支鐵道及北寧鐵道外，各鐵道上大抵皆有投資。滿洲佔領後的日本帝國主義，即時獲得敦化至會寧及長春至大賚的鐵道敷設權，這兩條鐵道乃是昔日成爲問題的吉會鐵道及長大的延長，也就是這條鐵

道與朝鮮北大港的建設有密切的關係。在工業方面，日本正計畫着投資於根蠶絲，麻絲，綿紡，火力，電氣，瓦斯，硫黃，窯業，西門士，油房，製紙，製粉，製糖，火柴製造業……等。在金融方面，安田的正隆銀行在開始已佔優越權，朝鮮銀行及正金銀行有紙幣發行權。

日本帝國主義的各企業公司，正在想由東北勞苦民衆及勞動者的身上榨取而獲得大量的利潤，雖然在他們資本家間有着矛盾與競爭，但是，經濟恐慌又加強了他們共同剝削東北民衆的信心。同時各企業的不景氣，造成大量的土匪及農村失業者，那麼，東北民衆，祇有過着流離失所，飢寒交迫，被殘酷的榨取之下的悲慘生活。

滿洲不但是日本的巨大投資市場，並且是巨大的商品市場。一九三〇年日本向中國的輸出總量爲三億九千九百萬日元，其中向滿洲輸出者，爲一億二千

二百萬日元，佔百分之三十一，仍然保持第一位。

如果自經濟的立場看來，滿洲輸入商品的內容，也有加以考察的必要，茲將主要的商品，列表如下：

商 品	1 9 3 0 年 輸 入 額 (千海關兩)
棉 織 物	25,637
麥 粉	17,955
機 械 器 具	14,873
烟 草	13,146
鐵 及 鋼	12,775
線 絲	10,921
砂 糖	9,637
石 油	6,081
其 他 共 計	64,775

滿洲棉布消費量，一九二九年是一七六·五八四捆，而在此中土產棉布占一四，二四〇捆，其餘大部都由他處輸入，甚至可以說大部都由日本輸入。一

九二六年日本就獨佔滿蒙的棉布的輸入。同時，因爲輸入的都是工業製成品，其在日本經濟上的意義，不獨限於商品銷納的意義，並且具有很大的工業發展的意義。

此外，滿蒙及中國內地，還是日本國外惟一的機械器具製造市場。在這點來說，滿蒙與日本更有非常密切的關係。日本機械器具製品的輸出，佔日本全輸出貿易是：一九二九年〇，六五%，一九三〇年〇，九七%，一九三一年一・二%，滿州及中國內部每年機械器具的輸入，日本商品要佔百分之八十左右。所以若沒有滿洲這個好市場，日本的商品除了爛臭了便沒有辦法。

正因爲日本的經濟危機日益迫切，而其毗連的滿洲却具有豐富的充分的經濟價值，所以牠必須將其賴以生存的原料產地販賣市場資本洩口的滿蒙獨佔，才能維持牠本身的存在與發展。過去，日本帝國主義之阻止東北易幟，挑撥中

國之內戰，無一不是爲貫徹這個目的，然而資本主義之傳染性終傳于中國的產業界，隨着民族解放運動發展起來，雖然其大部分的資本是屬於外國，這的確是帝國主義者一個威脅，尤其近來中國東北土著民族資本之抬頭，更使日帝國主義感受莫大威脅。南滿鐵路營業之銳減即是一例。加以葫蘆島之港築，在日帝國主義看來，不啻向其挑戰，於是日帝國主義爲確保中國這個龐大市場，延長其帝國主義的壽命，就對着漸漸走上民族解放大道的中國，直接施以武力的干涉而將中國的滿洲占領。

吾人不憚繁瑣的追述東北事件的構成背景與意義，無非欲使國人澈底明瞭日帝國主義侵佔滿蒙的必然性，與東北事件的責任不能歸咎於東北系，更不能說是東北民衆的責任而已。大家應該馬上覺悟，認清問題的核心，去作解決問題的標準。



三

東北事件的責任問題，既如上述；然則我們政府，有什麼理由對於東北民衆竟如此的歧視，壓迫和不關心呢？七月六日，天津大公報載中國國民黨東北黨務辦事處通電一則：

『……竊自瀋陽事變以後，東北被難人民扶老携幼，流亡關內者，不可勝計。乃以國家多故，未惶存恤，兩年以來，此等流亡民衆，商喪其實，工失其業，莘莘學子，請益無從，婦豎顛連，莫可懷息……熒熒無歸，罔知死所，流離困頓，水深火熱，爲狀之慘，爲時之久，實較河北戰區難民尤堪憫惻……倘不急謀維繫，後患詎堪設想？此與國家民族關係至鉅非東北一隅之事也……』

東北黨部是國民黨中央黨部的直轄機關，下級黨部都能够知道流離失所無

家可歸的東北民衆，與國家民族關係至鉅，爲什麼上級黨部負責如汪先生者，就一點也想不到這種嚴重的事實，好像這祇是東北一隅之事可以不聞不問呢？

正因爲東北黨部能够注意東北民衆的流離失所無家可歸的不幸命運，所以他們才能認請此輩不幸的流浪者與國家民族的關係是如何嚴重；正因爲他們比較的與東北民衆有些地域上生活上的連鎖關係，所以他們對於東北難民的形象：『茕茕無歸，罔知死所，流離困頓，火熱水深，爲狀之慘，爲時之久，實較河北戰區難民尤堪憫惻』，當能確實而可信。但汪精衛是國民黨中央委員，身兼行政院長，爲什麼他能設法救濟河北戰區難民，而不能設法救濟『較河北戰區難民尤堪憫惻』的東北民衆呢？若不是和東北民衆有什麼宿怨大仇，又怎能這樣的漠然無動於心？然而東北民衆果何所負於政府及汪先生者？而今竟得到了這種的報酬！我們除了解釋爲『張學良是汪先生的政敵，攻擊政敵而連政敵

所在地的東北民衆也包括在內，實在找不出第二個理由。汪先生始終是以民主政治相號召者，難道這就是民主政治的真諦嗎？

現在，我們退一萬步講：即使攻擊政敵也可以把政敵所在地的民衆包括在內；但汪先生始終認爲政敵的張學良，究竟有什麼罪大惡極足以令人如此深惡而痛絕之？

我們知道，張學良實際上爲東北軍之領袖，前後不過五個整年，試回憶此五年中，東北軍在中國政治上所表演的歷史究竟如何，則張學良的是非功罪，當不難瞭如指掌矣。

在國民黨北伐雖已進佔平津而達到了相當勝利的階段；但因地理的歷史的種種特殊關係，東北軍終於成爲國民黨統治底最後對立者。此種最後的對立，在國民黨當時的力量和環境，是絕對沒有方法可以打破的。不過張學良當政之

初，他不僅在事業上積極努力於刷新與改造；而在政治上又首先放棄與國民黨的鬥爭，而促成國內的統一。本來，當時東北軍的實力，並不會絲毫損失，在常人視之，苟非到了最後兵敗力窮的時候，決不肯輕易放棄自己從來的旗幟。而張學良能力排萬難毅然出此者，正完全超越於狹義的派系觀念，而側重在整個民族國家的利益。並且日本帝國主義者，無時不在竭全力以幫助東北當局脫離中國而獨立，威迫利誘，無所不至，所以東北軍如欲得日人之諒解，安然發展下去，就不能幫助國民黨創造中國政治的統一，因為日本帝國主義最利於中國政治永遠陷於分割中。今張學良竟不畏日人之讐忌，不顧自己的安全，毅然擁護中央，完成統一。東北事變的近因，未嘗不是肇始於此。這能說是張學良的罪大惡極嗎？

當東北軍易幟之日，正是國民黨反共絕俄之時，而十八年中東路事件，就

是中央對俄政策矯枉過正的一種結果。蓋當時國民黨內部的派別暗鬥正達於極點，中央政府欲藉對俄之外交問題緩和黨內的各派衝突，於是發動了中俄戰爭。東北軍數月之惡戰苦鬥，不能不說是『抵抗』了，然而中央政府除了空洞的通電宣言外，始終沒有任何的實力援助。改組派機關報民友二卷四號，『爲東北謀有以自全』的標題下，曾論及此事，意謂『張桂軍攻粵正烈之時，蔣介石移轉國內反蔣的視線，便輕易的叫東北以強硬手段對付中東鐵路交涉，東北不愼，居然上了蔣介石一個大當，弄的東北損兵折將，人民生命財產喪失不知有多少，而結果是蔣介石佔在南京看東北的笑話。並且他還借這個對俄的口號，鎮壓了許多反蔣運動的爆發。蔣介石是名利雙收，而東北却代蔣介石擔了一次呆而且重的大木梢』，我們不很知道；但東北軍的實力因此大減，而且喪失了一切對俄外交運

用的機緣，倒是千真萬確的事實。東北軍有造於中央者如此，這能說是張學良的罪大惡極嗎？

就是民國十九年汪先生與閻馮合作在北方成立擴大會議製造內亂的時候，也不是張學良薄於汪先生而沒給擴大會議以援助。實在，東北軍是有東北軍自己的立場，他始終本其既定的政治路線，以擁護全國統一爲其最高的政治原則。他不願意使國家再陷於分崩破碎的局面，所以他不能贊助汪先生，使汪先生滿足了個人的領袖慾。若不是東北軍一紙通電，擴大會議更不知鬧些什麼把戲？內亂更不知延長到什麼程度？固然，東北軍這樣的幹法，對於汪先生數十年所夢想的高官厚祿，不免又被推翻；然而這終於是汪先生個人的事，犧牲了汪先生個人的利益，而使當時國內統一的局面得以維持，這能說是張學良的罪大惡極嗎？

我們再就東北當局關於鐵道網建設的成績來說。誰都知道，鐵路是經濟的大動脈，是政治侵略及經濟侵略的根本重心，所以攫取路權實為帝國主義侵略弱小民族惟一的要着。因此，被人侵略的國家而想恢復自由與獨立，也非首先恢復路權或進行同樣性質的運動不可。東北當局有了這種覺醒，所以便在一九二一年起，開始建築自己的鐵路了。茲將其詳細統計列後：

鐵道名 延長(幹) 起工時 開通時  
北寧支路：

鐵道名	延長(幹)	起工時	開通時
錦州北索間	364	1921, 4	1924, 12
打虎山通遼間		1921, 9	1922, 10
瀋海	319	1925, 7	1928, 2
呼海	221	1926, 5	1928, 12

業民北東與系北東

鶴岡立	56	1926,7	1926,11
吉海	183	1927,5	1928,8
吉敦支線	11	1928,	1929,2
齊克	160(210)	1928,6	未完
洮索	84(220)	1929,8	未完

在這自己倡辦的各路之外，尚有齊昂開拓等輕便鐵道，再加上日本借款之四洮洮昂等鐵路（吉長已委托滿鐵經營）完成一個新的鐵道網，已經有了相當的基礎。現在新的各線之聯絡，儼然形成東西兩大幹線。西有洮昂，四洮，打通，鄭日等線，洮南至通遼一段若完成，則成一完全的幹綫。東有吉海，瀋海，向北可以延長至伊蘭，而成一完全的幹綫。此二幹綫，皆可直接與北寧路聯絡而與日本經營的南滿鐵路平行，且可通至建築中之葫蘆島港以出海。中國有



此二綫一港，即不收回南滿鐵路，該路亦必日形歸於衰敗。於是日本不得不大起恐慌了！反對平行綫之設立既無効力，遂必然的出以武裝的暴力的方法了，這能說是張學良的罪大惡極嗎？

此外，東北當局又直接在南京聯絡間接在美國援助之下，採取着潛進的聯美排日政策。關於滿蒙的一切對日交涉，均移歸中央辦理。這樣，一方面固可使日本的對華交涉格外的感覺棘手，而另一方面，因為中央的外交政策，更使日本有非常的不安和痛苦，而遷怒於東北當局。本來，日本惟一的目的，是希望在滿蒙建設一種特殊的政權，直接在日人保護之下，以鞏固他在滿蒙的所謂特殊權益。而張學良却偏偏服從中央，促成統一；同時又在中央政策之下，鬧着收回旅大及南滿行政權，要求撤退日本駐軍，限制韓人耕種土地，這種急轉的情勢，不免使日本帝國主義在滿蒙的地位發生動搖，於是牠為滿蒙完全殖民

地化，確保其特殊權益，便不得不先發制人，實行露骨的侵略政策。這能說是張學良的罪大惡極嗎？

所以汪先生攻擊張學良實在沒有什麼光明正大的理由，那麼，因攻擊張學良而對東北民衆加以歧視和壓迫，這似乎更不是革命家汪先生應有的態度吧！

我們知道，現在的政府是以民主政治相號召的，所謂民主政治，當然就是『由人民的政治』和『爲人民的政治』；但吾人試一分析今日政府諸公的背景，那一位不是改組派的份子？顧孟餘陳公博曾仲鳴輩固皆大作而特作其官；就是等而下之的二三流走卒，也都各個分得肥缺要職，據精於統計者調查，汪派婁婁分得簡任職者，便有二百零八人之多，其他較下的職位更不問可知了。固然，汪先生曾經召集一百八十九人的國難會議，裝模作樣的好像把國事真要公之於國人者然；不過實際參加國難會議的份子，大多數總有點和汪先生一鼻孔

出氣，我們祇要一檢討參加國難會議份子的主張和當時會議的情況，便不難知道汪先生對於民主政治的誠意是有幾分了。這樣的政治能說是『由人民的政治』嗎？能說是『爲人民的政治』嗎？

自從汪精衛利用國難，代表廣東政府以妓女式的暗送秋波，勾達成了汪蔣合作盟約後，於是帶病入京榮膺行政院長，他對於國家民族究竟有什麼作爲呢？在這以前，汪先生曾攻擊南京政府，最激烈最動聽者，是：『軍隊成爲私人的工具，財政成爲私人的荷包。軍隊既成爲私人的軍隊，則一切革命軍隊非自動離開即被壓迫剪除，於是剩下的祇有極少數的直系部隊而已。財政成爲私人的荷包，則收入支出，必無預算，亦無決算，南京政府在蔣中正劫持之下，所發行的公債，已達六萬萬餘元，用途如何，竟無一人得知，黑幕可想而見。』——見民友二卷一號——蔣中正時代的南京政府是否如此，吾輩局外人不敢妄

加批判；但現在的政府在汪先生以行政院長名義「劫持之下」了，一切的政治現象，是不是比汪先生攻擊蔣中正時代的情形兩樣？具體的建設在那裏？民衆的福利在那裏？塘沽協定的意義安在，英美大借款的意義又安在？察哈爾問題作何解釋？新疆問題又作何解釋？對日問題有沒有整個計畫？……算了吧，汪先生！這一切的一切，便是所謂『民主政治』嗎？這何異『老鴉落在豬身上，看見人家黑看不見自家黑』呢？

惟往事已矣，今後東北民衆應該如何的覺醒！須知彼以民主政治相標榜的中央政府，早已離開了民主的立場，在今日而仍希望他們能給我們什麼幫助和同情，那簡直等於『綠木求魚』，那簡直比登天還難，我們自己的問題，祇有自己才能解決；但在這內外雙重黑暗勢力壓迫之下的東北民衆，究竟那裏是我們的出路呢？

我們應該知道，我們是國家的主人，我們應該不客氣的運用我們主人的力量 and 權威，這樣，我們一切不幸的遭遇才能掃除，我們收復失地的希望才能實現；然而要作到這種程度，決不是幾個人或少數人的力量所能成功，必須羣策羣力才能動搖黑暗勢力的基礎，方能在四面楚歌的環境中，找出東北民衆的出路來。

所以今後東北民衆惟一的出路，便是團結，因為祇有團結，才能解決自己所要解決的問題。

不東北過民衆正和全中國民衆一樣，完全是一盤散砂，雖然在救國運動中，曾表現過東北民衆偉大的力量，可是這種力量，終於因為沒有組織的作用所以不久的便銷沉下去了。

至於東北系，固是一種政治上的集團，但那並不是基於東北民衆利益的結

合，雖然東北系的成功或失敗很可以影響到東北民衆的成功或失敗。實在，我們一提到東北系，直覺的便會想到牠是代表東北當局及其所領導的東北軍的一個集團，正和馮玉祥及西北軍國人統稱爲西北系一樣。同時，因爲東北系在結合上這樣的離開了東北民衆，所以東北民衆也自然的離開了東北系。東北系不以東北民衆作基礎，所以牠的先天是脆弱的；在政治的鬥爭中，每因爲沒有民衆的力量，而居於絕對失敗的地位；東北民衆不以東北系作中心，所以牠的活動也是單獨的，在生存的鬥爭中，每因爲沒有團體的力量，而居於絕對落伍的地位。這不僅是東北民衆的錯誤，而且是東北系的錯誤。然而在事實上，東北系和東北民衆之間却孕育了不可分離的關係，此種不可分離的關係，由於東北系勢力的沒落，而連帶的使東北民衆被人壓迫和歧視的事實上，更充分的流露出來了。

所以今後的問題，不僅是東北民衆和東北系如何覺悟如何改造的問題，而更是東北民衆和東北系如何打成一片的問題。祇有東北民衆和東北系打成一片，才能形成一個新的有力量的政治集團。這樣，東北民衆一切不幸的遭遇，都可運用此種集團的力量來解決，而東北系因有廣大羣衆作基礎，則其『擁護統一』，『收復失地』的政治路線，也自易于活潑的進展和實現了。

#### 四

由東北人作中心所形成的東北系這個集團，在國內各派系間不能不說是一個畸形的政治結合。牠沒有嚴密的組織，牠沒有顯明的綱領，不過僅僅憑藉着情感的地域的關係，而成爲一種力量罷了。

因爲牠沒有嚴密的組織，所以一遇外力的激盪，遂不免流於分化和破碎，

以致動搖了其根本存在的因素。因為他沒有顯明的綱領，所以不能把持住自己的動向，遂不免流於盲從或被動，根本的喪失了其鬥爭的立場。

如果牠的生長，祇限於東北這一個固定的空間，對於國內的任何派系永遠保持着間接的關係——也就是使東北豐富寶藏永遠單獨的爲日本帝國主義所壟斷——或者還可以苟延殘喘以維持其殘餘的命運！否則無論在對內或對外上，都必然的居於絕對失敗的地位中了。

我們知道，凡是一個政治集團，必是有一種共同的意識形態，即一定的經濟的政治的哲學的見解。所以每一個政治集團也就是一種意識形態的結晶體，或者是一種特殊的一定的經濟思想哲學思想政治思想的複合體之代表者。這一切思想複合體之具體的集中的表現，便是政治集團的綱領——主義和政綱。綱領是一個政治集團的生命之所在。因爲一個政治集團的根本目的與牠所負的最



後使命，都表現在牠的綱領上。所以一個政治集團鬥爭的方向，努力的目標，根本的任務，以及一切政策，策略，戰術，幾乎完全都要根據牠的綱領才能決定。而且牠爲着吸引羣衆及優秀份子，也要用綱領去號召，所以每一個政治集團必須有顯明的綱領，

一個政治集團不但要有顯明的綱領，同時還要有嚴密的組織，因爲有嚴密的組織，牠才能在指揮統一的機關之下行使及運用牠全部的機能。不過一個政治集團的組織是否嚴密，是否強有力，完全是要看牠紀律如何。祇有在「鐵的紀律」之下，才能談到嚴密的組織。所謂鐵的紀律，便是嚴格實行「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的原則。也許有人以爲這原則，是近於官僚主義，形式主義，而加以懷疑或攻擊；但要一個政治集團能有計劃的工作，要領導鬥爭，是不能不勵行這些原則的。但勵行這些原則，並不是說內部不許有意見上不

同的鬥爭；恰恰相反，鐵的紀律不僅容許而且提倡內部的批判和意見的鬥爭。這也不是說紀律是盲目的，恰恰相反，鐵的紀律不僅容許而且要提倡自覺的和自願的紀律。但到了意見鬥爭已經終止批判已經過去決議已經通過之後，則統一意志統一行動就成爲必需的條件；如果沒有這些條件，永遠是談不到鐵的紀律的。同時，沒有鐵的紀律，則這一個政治集團也必然的流於散漫和破碎了。

所以有綱領有組織，才能形成一個活潑的，敏捷的，英勇的，強有力的指導作戰的有機體——政治集團。

不過東北系這一個集團，雖然沒有嚴密的組織和顯明的綱領；但他在解決滿蒙問題上實有非常重大的意義與使命。這不僅因爲牠的力量是籠罩在東北民眾的力量之下，而且也因爲牠對於中國民族的確有許多非常的貢獻。因此，我們必須加力維護東北系本身的生存，使其効用發揚光大，俾繼續完成其對於民

族國家的使命。同時，我們也應該知道，地域的色彩和作用，在今日的中國社會，尙不能完全泯滅，我們祇要一看張學良下野之後，東北民衆的命運不是因面一天苦似一天嗎？過去，我們也許有人和東北系這個集團沒有絲毫組織上的關係；但這個集團的成功或失敗，很能夠影響到東北民衆的成功或失敗，所以我們即使單純的爲着自己的生存，我們也不能不注意到東北系這一個集團的生存。

如果是一個東北人離開東北的立場而想單獨的在現在中國政治社會企圖發展，那是絕對不可能的事，除非作一個政治上的附庸者。不過我們要參加東北系這一個政治集團，必須先有一種自覺，就是犧牲個人的或部分的特殊利益，而服從全東北集團的總利益；祇要能有這種團體的自覺，則這一個團體，方能在鬥爭中獲得最後的真正的勝利。不過要使我們東北民衆同時同等的自覺，在

事實上也是不可能。所以東北系這一個集團，必須由東北人中最覺悟最積極的份子來領導，同時，更須在鬥爭的經驗中，選擇和聚合這一個集團內最自覺最積極最好奮鬥的份子。

但，讓我們那裏去找東北人中最覺悟最積極的份子來領導呢？這就不能不求之於東北系的中堅幹部和東北民衆的優秀份子了。我們一談到這個問題，我們便不能不想起最近爲創辦東北小學由高紀毅召集的旅津東北同鄉大會來。在這一個集會中，東北的重要人物：王樹翰，嚴翼翹，張振鷺，張學銘，寧武，吳景濂，齊耀珊，米春霖，胡毓坤，王承斌，王迺斌，高惜冰，周守一以及許多有爲的青年，都來參加，所以在這裏我們得以領教了多數東北進步份子的思想和意見：他們都很富有國家的思想和鄉土的觀念，所以他們不僅積極的主張設法救濟大多數流浪着的東北民衆，而且更熱烈的希望東北失地的早日光復。

在他們之間，似乎有一種共同的要求，就是如何充實東北民衆的力量，俾共同的爲國家爲故鄉一獻身手，不過他們終於好像有什麼顧忌和猶豫而不敢公然去行他們之所謂是，因此，到現在尙見不着他們有什麼利國利鄉的具體表現。

那一天的集會，高紀毅以主席的資格首先述說東北民衆流離失所無家可歸的悲慘遭遇，希望大家協力打開這種東北民衆的難關；並申述東北民衆祇有在團結自救的努力之下，才能解除本身所受的精神上和物質上的種種痛苦。而結論則以爲這種問題決不是短時期所能解決的事，所以要辦東北小學，以培養將來收復東北失地的人才。

由於這種意見的提出，於是引起許多人的意見來。有人主張成立東北同鄉會，用同鄉會的名義辦理小學和救濟東北難民以及其他關於東北民衆的事業；但同時又有人反對同鄉會的組織而認爲這種組織和一般會館的性質沒有有麼兩

樣，而且容易失掉了東北系中非東北人的同情和援助。於是更有人積極的主張成立一個永久的政治結社，在這種積極的主張中，寧武曾表示他個人的意見：『如果我們始終在擁護統一收復失地的政治路線之下，努力自救和救國的運動，我們相信：任何個人或任何派系，決不會對我們加以懷疑和非難，除非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及其卵翼下的走狗漢奸。所以我們爲着力量集中効力增大而形成一個永久的政治結社，客觀上實爲絕對必要的事。』

然而結果，有些人恐怕引起政府和國人的誤會，終於祇通過了創辦小學的提案，舉出高紀毅周守一高惜冰等七人爲籌備委員。於是東北人對於國家的抱負也隨着這種顧忌猶豫的情緒而消逝了。

這真不免給與我們一個非常的失望。

本來，在三民主義統治下的今日中國，我們每一個國民在政治上都是居於

主人的地位，所以我們不但有集會結社的權利，而且有監督和指導政府的權利。祇要在法律範圍內，任何人也不能對我們這種權利加以侵害和干涉。那麼，在我們運用這種自己應享的權利時，又有什麼值得顧忌和猶豫呢？

米春霖，高紀毅，胡毓坤，王樹翰，戢翼翹都是東北有數的人才，對於團結東北的意義，當然能够深切的認識和瞭解；所以那一般怕事或想作寓公的東北人有什麼顧忌和猶豫則可，而米先生，高先生，胡先生，王先生，戢先生有什麼顧忌和猶豫則不可。寧武是東北的老國民黨員，差不多現在國內革命的老青年，都是寧先生的生死同志，對於政治當然會有深厚的修養，而且現在又同米春霖同任東北軍駐滬代表，其所負的使命非常重大，現在爲什麼也同樣的會消極呢？此外，如吳景濂，齊耀珊，李友蘭，鄒克莊，佟兆元等都是東北的知名之士，故鄉已沉淪，想也不是你們安然平靜的時候了吧？再有東北國民黨人

如周守一，徐箴，梅佛光，高惜冰等，似乎也應該起來爲團結東北而努力，而東北軍的最高軍事領袖如鮑文樾，榮臻以及于何王萬四軍長，與各師旅長，對於東北的團結上，當更有非常重大的責任。

其實，我們不作漢奸，不反動，不破壞統一，不自立名號，我們始終在擁護中央之下去行動，難道這裏邊還有什麼危險性嗎？

在另外一方面，東北民眾中最值得我們注意者，便是努力於義勇軍運動的朱子樵將軍及其領導下的遼寧各法團領袖如王化一楊大光盧乃庶等。他們在義勇軍後援會組織之下，作了許多超於社會一般人所估計的救國事業，他們那種勇往邁進的精神，當然令人十二分的欽佩和同情；不過終於因爲塘沽協定的簽訂，使他們不得不轉變了救國的方式，而組織遼寧各法團聯合辦事處。同時，並因爲遼寧各法團聯合辦事處的誘引，吉林黑龍江各法團也將有同樣的組織。



然而此種組織雖也有其相當的意義和作用；但結果終不免因力量薄弱而陷於空洞和鎔沉。

惟其如此，所以今後東北惟一的問題，便是東北系的中堅幹部和東北民衆的優秀份子如何合作的問題，祇有在堅固團結之下，才能找出東北民衆的出路來。

但是，在這裏我們應該加以說明的，就是我們的主張；決不是反對中央，祇是要求中央能給與我們以應該享受的權利；也決不是破壞統一，祇是要求在統一中求得東北份子的存在。更具體的說：我們基本的信念，在團結東北民衆，造成一個有力量的集團，對外收復失地，對內改進政治；由此種信念而引伸之，則是主張政府馬上恢復東北四省應有的政制及其機關，凡東北人應參加的國家重要會議，中央政府不得任意以已意指派或囿定；對於東北青年學生要給

與優異的讀書機會，以造成這批將來收復失地的先鋒；而對於東北軍隊更須給予優良的待遇，反對有作用的調遣和分化，因為東北軍隊是整個的參加過抗日的工作，不能不對他們表示特別的愛護和敬禮。

總之，我們在今日內憂外患交相壓榨的黑暗勢力之下，爲着要生存，爲着爭人權，爲着民族國家的自由與獨立，東北系和東北民衆皆不能不打成一片。祇有東北系和東北民衆打成一片，才能解決東北系和東北民衆所要解決的問題。此種責任，我們不能不求之於東北的中堅幹部和東北民衆的優秀份子了。

一九三三年八月出版

東北系與東北民衆

實價大洋三角

版	權
所	有

著者 張 拓

發行者 張 拓

代印者 天津大公報社

經售處 大公報社及各大書局

C

5.61